

乌兰察布 我该如何写你

●陈俊芳

谈一谈

有一个地方,你离开之后才会想它。比如,乌兰察布。

不是因为它震撼了你——乌兰察布不震撼谁,它的山不高,水不丰,草不惊艳,风也只是日复一日地吹,像轻唱起的那首古老歌谣。可你站在那片旷野上,忽然就觉得轻了。不是释然的轻,是被掏空的轻——风从身体里穿过,把一些你以为是重要的东西带走了,留下一个空洞,再也装不回别的东西。你开始想念那种空。

想念山脊上松林翻涌的声音,想念湖面收缩又涨回来时那种隐忍的倔强,想念草在雪底下攥了一整个冬天的拳头,想念风车在黄昏里一圈一圈慢转,像大地不紧不慢地心跳。这些东西分开看都不算什么,可它们长在同一片土地上,就长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气象——不是壮阔,不是苍凉,是一种经历过太多寒暑之后,依然安静地绿着,流着,吹着的力气。

所以,乌兰察布,我该如何写你呢?

山势

红色山口的山,不高。不高过华山泰山,不高过所有被人写尽了的山。它们从草原深处缓缓起身,像沉默者不愿惊动谁,只把天际撑出一些温柔的弧度。远看是缓坡,走近才觉出仰望。

苏木山是这片土地最高的一封信书,松林从山脚一层层往上写,写到山顶便只剩云了。辉腾锡勒本是“寒冷的山梁”,偏偏开出一草原的小花,金莲花举着小小的灯盏,像是替谁守护这安

然。乌兰哈达不像山,它是火山,八座锥体散落草原,像大地沸腾过的证据,站在火山口往下看,巨大的碗状凹陷盛满荒草和风,你会忽然理解什么叫“大地的呼吸”。蛮汉山是隐士,藏在凉城深处,豹子踩过落叶,苍鹰悬在头顶,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鸟鸣和水声。

红色山口的山,不震慑人。松林、花海、火山、溪谷,每一样都不浓烈,却每一样都恰好。像一碗奶茶,温热,微咸,喝时觉得平淡,离开后才发觉喉咙里一丝回甘,散不掉。

乌兰察布的山,就是那种回甘。你未必专程为它而来,可走之后,它一直在——像一句没说完的话,久久等你下次赴约。

水意

乌兰察布是缺水的。风拿走一寸,日头拿走一寸,大地还没喝饱,天上就又晴了。

可偏偏在这样干渴的土地上,留住了许多个湖泊。像一个人明明没什么钱,却在衣襟里藏了一颗珠子,不轻易示人,但你知道它在。岱海像一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的水,前些年水线年年退,像一个人慢慢收回了他的话,后来人们一寸一寸把水请回来,湖面终创十年新高,人们说岱海“胖了”,语气像在说一个生过病的老友终于养回来了一些肉。黄旗海性子安静,水到了这里就不走了,安静地等太阳收走——每一滴都是走了很久才到的旅人。察汗淖尔最苦,盐碱板结成壳,几乎什么都不肯长,可偏偏有人在盐碱滩上种出了绿,像在石头上绣花。察尔湖最远最静,天光云影倒进去,连一丝褶皱都没有,安静得不像是真的。

河流大多是季节性的,有雨是河,无雨是沟。不像南方的河四季丰盈、

理所当然,更像是一个承诺——今年来了,明年未必来;可来了,就认认真真流一段,养一路的草、一路的树、一路的村庄。

后来,你想明白一件事:乌兰察布的水之所以动人,恰恰因为它稀少。缺水的地方才真正懂得——水不是用丰盈来衡量,而是用珍惜。

是苦过之后还愿意亮着的那种美。

草长

冬天漫长,草在雪底下睡五个月。你以为它死了,扒开雪看,根还是活的,裹着薄薄一层冰壳,像握紧的拳头。零下三十度的风刮过草原,地表以上的全枯了,折了、碎了,可地下那寸许的根茎,始终攥着一口气。它不急,等日照变长,等冻土松软,便从旧根里探出一截新绿——不是猛地蹿出来,是悄悄地,像远方的老友赴约,不声不响,但一定到。

夏天的草,不是长出来的,是铺出来的。像有人从天边扯了一匹无边的绿缎,率性往大地上一扔,便再也不收。你站在草里,看见的不是草,是海——无边无际的,安静的,只在风来时才开口说话的海。

辉腾锡勒的草是高的,高到没过膝盖,人走在里面像走在水里,只剩肩膀以上浮在绿浪之上。风从北边来,草便齐齐向南弯腰,不是臣服,是礼节——草原上的万物都懂得,弯下身去不是软弱,是见过大世面之后的谦逊。格根塔拉的草是矮的,矮得近乎羞怯,可你蹲下来细看,每一根都站得笔直,叶尖朝上,倔强地够着天。秋天黄得辽阔而坦荡,像一个人想通了很多事,不再藏着掖着。牧民说,黄草也是好草——它把根里最后一口养分还给大地,等着明年再绿。

一根草很小,小到可以被一阵风抹去;可千万根站在一起,就是大地本身。被踩倒就再站起来,站不起来就从根里另抽一茎。这种活法没什么道理可讲,可这就是乌兰察布的韧性。

绿时铺天,黄时铺地,枯时铺一条路,让你踩着走进下一个春天——这就是乌兰察布的草。

风动

乌兰察布的风,是先于一切到的。你还没看见草原,风就来了,从阴山背后翻过来,往你脸上轻轻一贴,像是替这片大地先来认一认你。

一年刮两百多天风,乌兰察布人不怨,就像海边的人不怨潮——它不是客,是常住的。春天吹走草尖最后一点雪,夏天替牛羊赶蚊蝇,秋天把云赶成好看的形状挂在夕阳边上,冬天便沉默了,只管把雪往一个方向推,推出一整冬的留白。

辉腾锡勒的风是看得见的——上百座白色风车排在天际,叶片转得不急不慢,沉稳得如同大地在呼吸。风经过叶片,变成电,变成光,变成远方城市里一盏盏亮起来的灯。乌兰察布的风,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照亮了别人的夜晚。

草原上的风是听得见的——白天从草尖走过,沙沙细响,像谁在翻一本读不完的书;夜里掠过蒙古包穹顶,呜呜咽咽,像远方有人在唱一首很老的长调。你听着听着就分不清了——是风在唱?还是草原在唱?抑或,是千年前那个骑马的牧人,到现在还没到家?

最懂风的是草。风来时弯,弯到几乎贴地,你以为它要断了——风一过,它直起来,比之前更直。这一弯一直之间,藏着乌兰察布最硬的风骨。

业态

北京向西一步,就是乌兰察布。

风,终于有了归处。从前只吹得草低头、人侧身,吹过就散了。后来有人在辉腾锡勒竖起第一座风车,风便有了去处——它穿过叶片,变成电流,沿着银线奔向远方。如今全市新能源装机突破两千万千瓦,那个曾经只会呼啸的风,学会了发光。

光,找到了另一种燃烧的方式。北纬42度,年均气温4.3度,年均日照超三千小时。从前人们只觉得这里冷,远、风大,后来有人发现——冷,恰恰是服务器最爱的温度;远,恰恰是数据最需要的距离;风大,恰恰是绿电最充沛的信号。于是“东数西算”落子于此,84个数据中心扎根草原,算力规模达16.5万P。乌兰察布不再只是“北京向西一步”的距离概念,它是数字中国跳动的脉搏。

铁与火,学会了低头和转身。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,产量占全国三成,连续三年蝉联地级市第一。这样的重量级产业,换一种活法何其之难,可乌兰察布做到了——把矿热炉换成全国首台套大容量全密闭直流炉,把粗放冶炼变成绿色智造,不是守着老本吃饭,而是用技术把旧炉子炼出新钢。

绿,正在成为一种通往远方的路。绿电入京31.46亿度,绿算进京超6.1万P,绿色农畜产品在京销售超50亿元——“三绿进京”不是一句口号,

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。国内首条跨省输氢管道从这里出发,清洁能源沿着管道和银线流向更广阔的天地。乌兰察布的绿,正在变成京津冀的绿,变成中国的绿。

乌兰察布的人像这里的草——风来弯腰,风过站直;像这里的山——不高,但从后不退。

乌兰察布正朝着风来的方向走,朝着光落的方向走,朝着绿色生长的方向走,向着发展至深的方向走。

离离如草,乌兰察布终将盈满山川。

山是骨,水是血,草是肉,风是魂,生长的方向是业。它们从来不是五样东西,但又是同样,那是乌兰察布儿女最深沉的爱。

所以,我该如何写你呢,乌兰察布——

也许不必写。可如果你还没来过,我总得告诉你一些什么。告诉你苏木山的松海在黄昏会变成深绿色的海,告诉你岱海的水线退了又涨像一个不肯放弃的承诺,告诉你格根塔拉的矮草贴着地皮却比谁都倔,告诉你辉腾锡勒的风车转过最后一圈夕阳时,整片草原都安静了,只剩下风的声音,像大地在你耳边说了一句很轻的话——你来了……

所以,总要在盛夏再来一次乌兰察布吧!不是因为它有多好,是因为你心里也有那么一块空着的地方,等着被一阵干净的风填满。而乌兰察布的风,刚刚好。

山河廖远,草原辽阔,借一阵山风,借这片草原,卸去这一身的疲惫与沧桑,看风的辽远,嗅水的清透,品指尖抚过草叶的清香,感受白云飘过湛蓝的闲适,寻一份内心的笃定与丰盈——这,就是你来的理由。

你会来的。

童年的故乡

●陈龙

还记得吗?儿时那安静祥和的村庄,四面远山环抱,村前小河徜徉;大路边,果园旁,高大招风的杨柳树,一片片,一行行……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和风送暖,冰消雪化;草地泛绿,枝苞含芽,燕子归来。

天空像刚刚漂染过还带着水色的嫩乎乎的苏杭绸缎,蓝茵茵地教人心旷神怡。

布谷鸟唤醒了遍地的犁牛,忙碌的乡亲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播种希望。

夏天到了,满目绿野,庄稼平悠悠地向远处的山脚铺展,树林子嫩绿嫩绿地让你心情舒畅;浓密的树冠上,黄鹂鸣伴,翠鸟吟唱……

几个顽皮的男童,光着屁股在小溪中戏水,那才是属于他们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田野里耕耘的乡亲们,辛苦地忙碌着,绿豆大的汗珠儿一串串滚落到黑土地上。

眼见着来到收获的季节,风卷云舒,秋高气爽。

大地上,嫩黄色的是朝阳花抑或油菜花;金黄色的是麦子;深绿色且头顶上零星白色或紫色小花的一定是马铃薯了;深秋的筱麦是乡亲们最爱,她婀娜多姿亭亭玉立,头上挂满白黄色铃铛,秋风中故意显摆似的一摇三晃……

这里的冬天出奇地冷,滴水成冰,呵气成霜。

晨雾渐渐散去,家家炊烟袅袅,户户释牛放羊;村西三叔切草饲马,村东大爷拿起了挑水的担仗;小伙伴们哪里耐得住寂寞,打滑吡儿、耍冰车,无忧无虑地玩闹在小河的冰面上。

雪后的阳光分外刺眼,寒风彻骨。那些不怕冷的孩子们,身穿羊皮袄,头戴兔绒帽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

在雪野开阔处扫开一片黑色的土壤,下好套,撒下粮,然后远远瞄着,专等鸟儿登场。可怜那些山雀画眉百灵子,一个个束手就擒,成了“俘虏”,不能再自由飞翔。看到落网的鸟儿装进了筐,孩子们套鸟的劲头越来越足,全然顾不上浑身冻得痠痛……

呵,这安静、祥和、美丽的村庄!

还记得吗?村里那一排坐北朝南、还算敞亮的土房,院中间六尺宽的石板路,两旁是年轻的白杨;东南角是沙坑单杠,大门外一副老旧发黑的篮球架,风一吹咯吱作响——那是我们天堂般的运动场。

无论春夏秋冬,教室里时而激荡着老师们授课时的铿锵,时而传来了同学们的书声琅琅。

那架脚踏琴是学校唯一能拿出手的乐器,不仅在音乐课上弹唱,还会为学校的文艺队演出伴奏;窗台上那把红漆木把黄铜材质的手摇铃铛,虽然裂开了一条小缝,但仍是当之无愧的“总指挥”,学校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它来“叮当”。

篮球架下,操场上,同学们踢毽子跳皮筋,玩老鹰抓小鸡。最惹眼的还数那些小姑娘,穿着花花绿绿,活像一群轻盈的蝴蝶,带着一串串银铃般的欢笑声飞舞着……

时光荏苒,寒来暑往,当年的小毛孩儿出落成小伙子大姑娘。就像房梁上窝里的雏燕,一拨拔长大,一批批飞走。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,飞向未来,飞向心中的太阳……

(来源:白泉山书院)



夏之荫

乔敏摄



又见三角梅开

●冰儿

庭院的风裹着暖意漫上来时,我忽然撞见了三角梅。

起初只是枝桠间一点淡红,像谁随手点在绿笺上的胭脂,带着几分怯生生的试探。没过几日,那点红便漫了开来——先是三两苞片,薄如蝉翼,叶脉在阳光下清晰如绣,裹着淡紫的花蕊,像藏在深闺里的心事,悄悄探出头来。

后来,花苞便一茬接一茬地冒了出来。有的还是青绿色的小骨朵儿,裹得紧紧的,像攥着小拳头;有的半开着,像少女半遮半掩的裙摆;有的已经全然舒展,一丛一丛的玫红、水红,热热闹闹地缀在枝头,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暖融融的色调。

我总疑心三角梅是最懂北方春天的花。它不似江南的花那样娇弱,偏要在乍暖还寒的风里,把颜色泼得那样恣肆。没有浓艳的香气,却凭着这一片热烈的红,把春天的底气都开了出来。就像那些不声不响的日子,忽然就有了盼头。

看着这满枝的红,忽然想起去年的三角梅,也是这样,从一点红开到满院的云霞。原来花是有记忆的,它记得去年的风,记得去年的阳光,记得去年我为它浇过水的清晨,于是今年,又带着同样的热烈,回到了我的小院。

人也像这三角梅,总要熬过一段清瘦的日子,才肯把心底的热望,一瓣一瓣地舒展开来。那些沉默的、等待的、慢慢扎根的时光,都不是白费的——就像它在冬日里攒下的力气,只为了在春天,开得这样轰轰烈烈。

风又吹过,三角梅的苞片轻轻颤动,像在和我打招呼。原来春天从不是突然到来的,它是一朵花的慢慢苏醒,是一片红的悄悄蔓延,是我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,忽然撞见的一场盛大欢喜。

又见三角梅开,又见春天,又见藏在寻常日子里的,不肯熄灭的热烈。

贺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成功发射

●孙瑞岗

神龙又启巡天路,破雾穿云闯太空。
筑梦银河书壮志,遨游宇宙绘长虹。
东风浩荡人间舞,森瀚无穷星际通。
港女驾舟添锦色,大鹏逐日啸苍穹。

七绝·夏雨

●冀玉娥

细雨缠绵泛绿妆,清风断续送新凉。
肥田润泽青苗壮,流水滋荣翠麦香。

七律·咏马

●霍跃庭

银鞍照夜月如霜,赤汗流珠踏大荒。
曾伴霍侯征朔漠,也随楚霸战乌江。
嘶风每叹青云志,顾影犹存碧野狂。
虽道盐车足有困,惊雷一破动天光。

七绝·题照老榆树

●韩军

夏云初起柳丝长,三月桃红几日香。
独有老榆情意重,洒钱如絮挽春光。

